旁白:

发布会召开的当天，天气很晴朗。我和查理苏起了个大早，绕去他新发现的那家馄饨铺子吃早餐。

原本我们两人共计吃了24只馄饨，但介于今天手机上显示的幸运数字是5，我撺掇查理苏再吃一个。

他一边无奈地摇着头 ，说末来是不是还要找个大师来算婚期，，一边从善如流地吃了。

抵达举办发布会的酒店，按照计划，我们分散开来，他去会议厅里接待记者，我去休息室等待之前联系好的证人们。

休息室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我一人，离与证人们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我坐立难安地在屋内转了好几圈，最终还是决定去酒店门口看看情况。

路过会议厅时，我停下脚步，往里面一瞥。厅里已经坐了不少媒体人，有些在调试摄像设备，有些则在聊天。

媒体A:

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来，这东西多敏感啊，我不是不报，是不能报。

交上去一看题目，DEA，直接pass了。

媒体B:

我这种自媒体倒是不怕什么，要是真能搞到点有噱头的东西，就有流量了。

旁白:

说话的人向台上扬了扬下巴，查理苏正挺拔地站在那里，与一位记者交谈，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微笑，风度翩翩，又有些陌生。

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，忽然不着痕迹地侧过脸，冲我眨了眨眼，夸张地做了个口型。

查理苏:

加——油——

旁白:

我怔了一下，他已经又转回去，和下一个记者握了握手。

接下去的半个小时，我待在酒店大堂里，旋转门缓缓地转动着，就像时钟的指针。

每进来一个人，我都会条件反射地站起身，但每一个都不是我正在等的人，离约定时间还有十五分钟，十分钟，五分钟，两分钟……

离约定的时间己经过去二十分钟，那些关键的证人们仍旧无一出现。

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，我打开手机想要发信息联系他们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。

改为打电话，可耳边反复回响着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。

所有证人的联系方式都尝试过一遍，我不得不浑身发冷地面对现实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这些曾经表示愿意到场的人，很可能不会来了。

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给查理苏拨打了电话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怎么了？

我:

他们……证人们都没来。我尝试联系了他们，但发现联系方式都被拉黑了。

旁白:

我们设想的所有局面中，最糟糕的那种还是出现了——能够向大众证明DEA副作用的东西，变得很少。

电话里安静了好几秒，查理苏仍旧平稳的呼吸声中，隐隐夹杂着记者的询问。

呼吸声拉远了一点，他似乎是跟记者们说了几句话，才又靠近了话筒。

查理苏:

证人改变心意是常有的事。没关系，等下我们找出问题再解决。

你先回休息室，我和这边的媒体解释一下。

我:

好。我再试着联系一下证人。

旁白:

这一次的联络并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忙音，还是发不出的信息。我赶往会议室的时候，发布会已经结束了。

记者和摄像师和我擦肩而过，他们抱怨着浪费时间，抱怨着不知真假的实验数据，抱怨着这条新闻完全不值得冒风险去报道，抱怨谁下次还会再来。

我沉默地逆着人群向前，渐渐的这些人和声音都不见了，我独自停在了会议厅的门口。

厅里的屏幕停留在我们改了许多遍的PPT第二页，实验室数据。查理苏低头站在台上，整理着讲稿，投影的光笼罩着他的身影。

我们握有一部分受害者用药影像和就诊记录的证据，但他们没有到场的情况下，查理苏并未选择使用。

我越过桌椅，走到查理苏身旁，从他的视角看向此时静悄悄的会议厅，他就是这样恳请记者们下一次再来，然后目送他们离开吗。

揪心、难堪、失落，我站到他的面前，挡住他眼里空荡荡的场景。

查理苏抬起头看向我，半晌的对视后，他露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笑容。

草草收拾了会议厅里的东西，我们去前台结了场地的尾款，然后走出了酒店。

外面阳光比起早上更加刺眼，我刚抬起手，查理苏已经替我挡了一下，我笑着看他。

我:

好了，这位帅哥，你又欠我一笔钱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卷着西服袖子，单手抱着收拾出来的纸箱子，似乎有点重，往上掂了掂。

查理苏:

那这回该怎么还？

旁白:

走到停在外面的车子旁，我打开后备箱，等他把纸箱放进去，又拉开了驾驶座的门，拍拍方向盘。

我:

那就当我的司机抵债吧。

旁白:

查理苏歪头看我，勾起嘴角笑了。

查理苏:

以我的驾驶技术和配套服务，你赚到了。

旁白:

他从我手里接过车钥匙，一如往常地在指尖转了一圈。

车子并入午时繁忙的车流，这场新闻发布会远算不上成功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只能一一登门去寻找那些证人。

离酒店最近的，是那个失去妻子的男人的家，熟恶的深蓝色轿车就停在居民楼下，车上己经落满叶子。

之前男人将家庭地址也告知我们，方便我们随时登门拜访，，因此我们很容易便找到了相应的门户。

按响门铃后很久，门才打开了，男人的脸出现在门缝里，一看是我们，他马上就要重新将门合上。

查理苏伸手卡住了那道缝隙。

男人:

松手！

旁白:

男人怒视查理苏，脸色格外难看。

查理苏:

松手之前，我总得问清楚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来发布会？

男人:

你少惺惺作态了。

我之前真的以为你是来帮我的，可到头来才发现，你才是真正的凶手！

我和凶手没什么好说的！

旁白:

他将门往前推，查理苏没有用力，却也没有退让，门轴吱呀地响着。

查理苏:

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误会。

这段时间你有见过什么人吗，我需要解释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。

旁白:

男人看着查理苏，嘲弄似的冷笑了一声。

男人:

你要向我解释？

那不如你先解释解释，作为DEA生产商的儿子，你为什么要开这场发布会？

玩弄我们很好玩是吗？人命在你这种少爷眼里应该一文不值吧！

到现在为止你一点愧疚都没有吗？！

旁白:

男人的声音逐渐变成怒不可遏的吼叫，查理苏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有一瞬间的失神，男人一把推开他，重重摔上了门。

我再敲门，里面已经没有了回应。DEA生产商的儿子？少爷？他知道了查理苏是谁，可是——

我看向查理苏，他沉默地站在紧闭的大门前，片刻，昏暗楼道里的白炽灯暗了下去。

查理苏:

没关系，还有其他证人。

旁白:

他转过头，朝我笑了笑。

可是其他的证人，与男人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对查理苏破口大骂，或者干脆将我们拒之门外。

杀人凶手、始作俑者、猫哭耗子……无数恶毒的词语落在查理苏身上。

他们都知道了他的身份，不止是查医生，也是查兆澎的儿子，Novaten的继承人，仅仅是知

道，就能让一切变得那么不同。

我们从白天跑到晚上，名单上的证人一个个被划去，我的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。

查理苏在车里放了首爵士乐，就好像我们不是要去拜访最后一个证人，而是要去兜风赏景。

最后一家，是刘景明母亲的家。

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去，巷子里的小卖部里一片昏黑，卷闸门上泛着白，还有被人努力擦拭过的痕迹。

我们绕到后院的民居，敲了敲门。

查理苏:

您好，我是查理苏，之前和您说好，请您作为证人出席发布会的。

您在家吗？

旁白:

与前面的几家不同，老旧的木门很快在吱呀一声后，完全打开了。

老人佝偻着背站在门内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，手里挎着一个篮子，就像是要出门。

我:

您是要去哪里吗？非常抱歉打扰您几分钟，我们是之前……

旁白:

我话还没说完，老人的嘴唇颤抖起来。她从篮子里掏出一个东西，狠命朝我们扔来。

一瞬间，查理苏揽过了我，用背脊挡在我跟前。那东西狠狠砸在他的肩膀上，粘稠的液体伴随着恶臭溅在我的头发上。

接二连三的，腐坏的臭味彻底弥漫开。是坏掉的鸡蛋。

我被紧紧护在查理苏的怀里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耳朵里隆隆作响，却还是能清晰听见鸡蛋不断在他背上碎裂的声音。

我条件反射地想要用天赋，却被搂得更紧，查理苏的声音就在我的耳际，他说“不要费神”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木门哐的一声关上了。

自始至终，刘景明的母亲都没有说一句话。但她要说什么，我们却都明白了。

查理苏松开了我，伸出手 ，拿下我头发上沾着的一小块蛋壳。

昏黄的路灯下，我想要看他的背后，他却笑着转来转去，像是老鹰抓小鸡一样，不给我看。

可我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情状，这是唯一一个溅到我的鸡蛋，甚至还有大半落在查理苏的肩膀上。

我不看了，他也不躲了，停下来，翻出一片干净的袖口，小心地擦拭着我头发上的一点脏污。

擦了半晌，他用指尖将我的发丝挑起，对着灯光看了看，才满意地点点头，扬起嘴角对我笑了。

这是今天第几个这样的笑？我记不清了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刚刚应该先送你回家的。

旁白:

他脱下脏兮兮的外套，潇洒地甩进垃圾桶里，语气并不沉重，只是有些自责。

空气里都是鸡蛋臭烘烘的味道，我的眼睛被熏得发酸，却还是让自己露出一个不那么勉强的微笑。

我:

怎么了，怕在我面前丢脸？

查理苏:

是啊，丢不起这个人。

所以你现在最好赶快拿出手机跟我合影，这样以后就可以拿这张照片向我打劫了。

旁白:

我作势真的要拿出手机，查理苏也大方地敞开双臂，一副予取予求的姿态。

他已经做了许多，几乎付出了所有，可是想要一个好的结果，为什么那么难？

我用力捏着手机，将委屈和愤怒悉数压下。

我:

我才不需要这种照片，你本来就欠我好多钱了。

而且，这也不是丢脸，这是……英雄的行为。

旁白:

查理苏愣住了，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表情，取代了无懈可击的笑容。

过了良久，直到我也伸出自己的袖口，去擦拭他脸上的蛋液，他才突然反应过来似的，握住了我的手。

握得很紧很紧，让人有些疼痛了。

我们没有急着去开车，而是就这样牵着手，在巷子里步行。

走到巷口一家开着门的冰激凌店，我停下了脚步。

我:

你在这等我一会。

旁白:

进入店内，我点了两个巧克力冰激凌，店员看着我有些狼狈的样子，还贴心地多给了几张餐巾纸。

回来时，查理苏站在门外，正看着远处出神。

我将一个冰激凌贴在他的唇边，大概是被冰到了，他眨了眨眼睛，回过神来。

我:

甜吗？

查理苏:

有点苦。

我:

苦就对了。

旁白:

我愤愤地对准另一个，用力咬下一大口，就像咬在某个假想敌的身上。

我:

把这个吃完，之后就没苦吃了。

查理苏:

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我的台词。

我:

大概这就是近墨者黑吧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了笑，接过甜筒，和我一样咬了一大口。

巧克力微苦的味道萦绕在我的舌尖，苦过之后，余味却只剩下浓郁的甜。

查理苏大概也感受到了，他的眉眼放松了一些。

查理苏:

不过我已经习惯了。

我:

习惯什么？

旁白:

他拉着我在店外的铁艺椅子上坐下，脱漆生锈的长椅发出嘎吱的声响。

查理苏:

因为Novaten创始人的儿子，被特别优待。

旁白:

虽然说着“习惯”，可他的表情却并不释怀，紫色的眼眸像注视着一片走不出来的浓雾。

风吹动着路旁的树影窸窸窣窣，他的声音也像从风里飘来一样。

“特别优待”——这四个字原来可以很残酷，与我想象的全然不一样。

我知道了前一天还在互诉衷肠的朋友，后一天是怎样骤然对他改变了脸色，毫不留情地将他从互助会里驱逐。

就像今天一样，因为身份的存在，推翻了他们之间建立起的一切联系。

查理苏:

所以没关系的，未婚妻。

旁白:

和笑容一样，这也是查理苏不知道第几个没关系了。我们每吃一次闭门羹，他都会说一次没关系。

是真的没关系，还是假的没关系，我猜不出来，也问不出口。

我只能假装漫不经心地咬着冰激凌，看着查理苏被风吹动的额发在他眼里晃动的影子。

仿佛看穿了我在想什么，查理苏望着我，突然又开口。

查理苏:

是真的没关系。

旁白:

一边说着，他边抬手把捏成团的甜筒包装纸扔向不远处的垃圾桶，纸团划下完美的抛物线，然后正中桶心。

查理苏吹了声轻快的口哨，仿佛在佐证他说的“真的没关系”。

片刻，我也把冰激凌吃完了，学着他的样子将包装纸抛出去。

眼看纸团就要落到垃圾桶外面，凝滞的空气中却不知哪里忽然来了一阵风，将它送进了桶里。

我转头看查理苏，他一脸得逞的表情，微微眯着眼睛，仰靠在长椅上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呢，你觉得我被这个身份定义了吗？

旁白:

我回忆着我们的初遇。

我:

说实话，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是有的。

毕竟是大家都会有的刻板印象嘛，再加上你的风格就是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捂着心口被我擦的皱皱巴巴的衬衫，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。

我:

……就是这样夸张。让我更觉得你是那种典型的公子哥了。

旁白:

我想起上次他也问过我，我想象中的他是什么人，他最近似乎很热衷于这样的问题。

身旁，查理苏依旧保持那个受伤的姿势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

这样等了半天，他委屈巴巴的表情快要维持不住，急切地将脑袋朝我凑近了一些。

查理苏:

但是呢？一般后面不都有个但是吗？

我:

但是呢，其实你也有认真、专业的一面，而且你人……很好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但就是很好，也很特别。

旁白:

我每说一点，查理苏都跟着点点头，原本皱在一起的脸渐渐舒展开，最后眉眼飞扬了起来。

他喜欢我的答案，我也很高兴，忍不住越说越多，说得月亮都渐渐高起来，说得我们的肚子都咕咕叫了。

查理苏忍不住笑出声，站起身，向我伸出手，我却没有拉住，只是看着他逆着光的样子。

我:

等等，还有个但是。

但是呢，大多数人，无法像我这样，亲密地、长久地去了解你。

他们只能依靠你身上最显眼的标签去判断你。

查理苏:

那就这样判断我吧。

毕竟他们怎么看我都改变不了我是谁。

旁白:

他说得很果决，就像是在为我们混乱的一天画上句点。

可我能够感受到，也仿佛能够看见，一团团灰色的情绪缠绕在他的身上，像是散不去的阴云。

它们潜藏在光芒背面的影子里，甚至会被自己忽略。

我张了张口，想告诉他不用逞强，可那些灰色的阴影也飘向了我，让我感觉到其中那么深的压抑和痛苦。

我真的能够在他身边，替他驱走这些云吗？我伸出手，放进他的手掌里，被他握紧。

正想要说什么，一声轮胎的摩擦打断了我。我和查理苏同时转过头向路边看去。

一辆黑色的轿车从黑暗里驶出，缓缓减速，最终停在了我们面前。